

站在东关桥的廊檐下,看碧波穿桥而去,总能勾起对永春的一些历史记忆。

这座南宋古桥,当地人叫它“通仙桥”,是闽南罕见的长廊屋盖梁式桥。廊柱斑斑,瓦檐黛青,桥下的水声哗哗响了几百年。扶着栏杆,听同行的老陈说,当年永春人出洋,就是从这里最后登舟,顺桃溪入晋江,再出泉州湾,漂向那片茫茫无际的南洋。

我的目光落在水面上,恍惚间,仿佛看见一叶叶扁舟,载着青布短衫的后生,载着用命去搏一个未来的决心,摇摇晃晃地驶向天际——这一去,也许10年,也许一辈子。

老陈带着我走近桥头那棵跟桥的历史差不多的老榕树说:“从前家乡人出洋,都会先到这树下拜一拜,求个平安,然后背着包袱,头也不回地走上桥。”我伸手摸了摸那粗糙的树皮,仿佛触到了几百年来无数离别的手印。

永春人的出国史,几乎和县史一样长。《永春县志》里记载:五代后汉时,就有商人去了交趾;南宋中期,颜氏族人从达埔渡海下南洋。明清海禁稍开后,出洋的人更多了;鸦片战争以后,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田里刨不出几粒米,官府的捐税却像刀子一样逼过来。于是,成千上万的永春汉子,从五里街、从东关桥,踏上“下南洋”之路……

这些方方正正的铅字,到了东关桥下,就变成了活生生的、带着体温的故事。历史上,成千上万的永春先民就是在这座古廊桥上,与故园和亲人依依惜别。东关桥,定格了游子们回眸故土的最后影像,桥桥相连,撩拨着多少海外游子的思乡情怀。

走过东关桥,老陈带我去看外碧村的福安堂。那是一座气派的红砖厝,燕尾脊高高翘起,门楣上刻着“颍川衍派”。他告诉我,这是陈氏五兄弟早年渡海谋生,在异域打下一片天地后,回乡建起来的。“一砖一瓦,都是乡愁凝结的。”我推开木门,天井里的阳光洒下来,照着墙角的一把旧锄头,它静静地倚在那里,像一位沉默的老人。

如今,这座福安堂已被打造成“泉州市永

# 东关桥的潮声

春家风文化园”。走进一个个展区,仿佛穿过时间隧道。一封封侨批,见证了华侨百年奋斗史;一条条家训,阐释着孝亲尊师、爱国爱家的道理;一册册族谱,是连接海内外侨亲寻根谒祖的纽带。这里已列入泉州市档案局“世界记忆遗产侨批档案展示点”,北大、复旦等十余所高校将其作为学生实践调研基地。

永春华侨的奋斗史,是一部“无永不开市”的传奇。在南洋,永春人以吃苦耐劳、诚信笃实出了名。马六甲的永春会馆,清嘉庆五年就成立了,是马来西亚最早的华人地缘社团之一。

更让我心潮澎湃的,是那些响当当的名字。达埔镇一个地方,就走出了颜子俊、尤扬祖、李铁民三位全国侨联副主席。颜子俊少年时去越南,从店员做起,后来成了西贡有名的米商,却始终不忘自己是永春人;尤扬祖在印尼经商有成,花甲之年回到故乡,扛着锄头上山开荒,种下了永春芦柑的第一棵树。

老陈指着远处一座小山说:“你看那片柑园,就是尤扬祖回来办的。他60多岁时,还卷着裤腿在荒山上挥锄。现在咱永春芦柑出名了,可别忘了,那是华侨用汗水浇灌出来的。”我望着那片郁郁葱葱的山坡,仿佛看见一位老人,满头白发,腰板挺直,一锄一锄地挖下去。风里飘来柑树花的清香,淡淡的,却沁人心脾。

抗战烽火燃起后,海外的永春侨胞像被点燃的火把。颜子俊在越南发起“缩食救国”运动,自己节衣缩食,把省下的钱全部寄回祖国;尤扬祖在印尼组织抗日筹款,因此被日军追捕,却毫不退缩。3000多名南侨机工自愿回国,在滇缅公路上抢运军需物资,永春籍的机工洒下了热血,许多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只留下一个信念:祖国不能亡。

改革开放以来,永春华侨回报家乡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据统计,捐赠家乡公益事业总额超过10亿元。这10亿元,是一所所学校里的

琅琅书声,是一座座医院里的起死回生,是一条条水泥路上的车来车往。

其中最浓墨重彩的,是李深静先生。这位出生于马来西亚的华侨,只因幼时常常聆听祖母关于东关桥的动人故事,只因牢记母亲“不能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的教诲,一生报本怀根。他独资捐建东平镇侨联大厦、外碧村光邦水泥路和刘京大道,修葺东关桥,兴建多所学校,累计捐资3000多万元人民币。2006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在东关“刘京大桥”桥头建亭立碑表彰。更可贵的是,他的儿子李耀昇继承父志,2020年以来又捐资数百万元修建学校跑道、水利设施、旅游服务中心。

在永春,像李深静这样的侨亲乡贤还有很多。梁良斗一生捐资4500多万元,自己却没买房子,出门坐公共汽车;郭从德带头捐建世界永春社团联谊会大厦,又资助家乡饮水工程、道路改造;郑文尧创立基金会,20多年来奖励了1300多名学子……

而这些华侨的故事,都与我眼前的这座桥有着紧密的关系——几百年来,一批批永春人从这座桥走向海的那一边,到异域去谋生去发展。当他们有所成就后,又心心念念着家乡,又从这座桥回到故乡,捐资捐物,参与家乡发展。

夕阳西下,我再次走上东关桥。桥下的溪水被染成金红色,水面上浮着细碎的光。远处,炊烟从红砖厝的屋顶升起。老陈站在我旁边,忽然说:“你听,这水声像不像在说话?”

我侧耳倾听。哗啦,哗啦——那声音里有离别的哭泣,有异乡的叹息,有奋斗的喘息,有归来的欢笑。几百年来,数以百万永春儿女从这桥下出发,漂洋过海,在异域扎根、开花、结果。他们带走了故乡的一捧土、一把锄头、一口乡音,却把一条条路、一座座桥、一栋栋楼,留在了桃溪两岸。

他们以山为骨,以水为脉,以桥为魂,把乡愁和进故土,把赤诚献给家乡。而我站在这里,听着桃溪的潮声,终于明白——桥桥相连,侨魂永铸,不是因为那座桥还在,而是因为那份情,从未断过。

如今,这座经历无数风雨的古廊桥依然屹立在宽阔的水面上,如一位慈祥的长者默默地等待着游子的归来…… (刘春耀)

# 人间四月·古厝流芳

第二届上巳雅集在三坊七巷举办



4月19日,恰逢农历传统节日三月上巳节,福州三坊七巷第二届上巳雅集在诗词的平仄起伏中启幕。福建省文史研究馆原馆长卢松、福建师范大学博导欧明俊教授等文化界名家,围绕上巳传统文化、三坊七巷历史底蕴、林徽因成就尤其诗作作品展开深度分享,以专业视角解读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闽地自古有上巳修禊雅集的传统,据《三山志》记载,桑溪曾是闽越王无诸流杯宴集之地,三坊七巷作为闽都文脉核心承载地,历代文人常在此雅集唱和,千年风雅绵绵不绝。本届上巳雅集以诗词为魂、雅集为脉,串联小黄楼、林徽因主题馆两大文化地标,通过诗词吟诵、名家分享、专题导览、器乐雅奏等沉浸式活动,为广大游客呈现一场兼具文化底蕴与诗意美感的文旅盛宴。

活动特别设置林徽因主题馆“人间四月天”沉浸式游览环节,嘉宾现场分享品读林徽因诗歌的感悟,吟诵原创诗作《浣溪沙·林徽因颂》、诗钟作品《福州·林徽因》谨以致敬,在字里行间邂逅诗意芳华。作为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师,林徽因是中国古建筑的守护者,本次雅集

以其人文精神为内核,让上巳雅集与人文经典、古建保护深度交融,既为传统上巳节赋予更厚重的文化内涵,也彰显三坊七巷“活态传承、匠心守护”的精神主旨。

活动现场,经典名篇《兰亭集序》吟诵与上巳雅集的诗意内核同频共振;名城少年现场演绎福州主题诗词《闽都四季》,以青春之声赓续闽都文脉,契合“少长咸集,群贤毕至”经典场面,让古韵书香浸润古厝肌理,推动传统诗词文化活态传承。现场还有假山亭中古琴演奏经典曲目、水池畔空灵鼓表演等,悠扬乐声与古厝建筑肌理相映成趣,传统服装女子翩翩起舞,全方位展示出三坊七巷的诗情画意。“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嘉宾登台吟诵经典诗词作品,在声韵流转间,将传统诗词的意境之美演绎得淋漓尽致。

本次活动由福州名城保护开发有限公司主办,福州市三坊七巷保护运营有限公司、民盟福州市委会及左海诗社承办,福建省艺术馆、福建省诗词学会医委会、福州市古琴研究会协办。

(陆秋明)

# 龙岩永定区、镇、村接力,为马来西亚侨胞寻根成功

4月13日,龙岩市永定区侨联收到一封寻根求助邮件。

“我是旅居海外的华人后代,希望寻根问祖,了解自己家族的来源,先人墓碑记载为二十七世……希望你们能帮我了解相关族谱资料……”马来西亚乡亲江健彬这样写道。

永定区侨联工作人员不敢有一丝耽搁,第一时间响应,仔细梳理邮件里的每一条线索。“曾祖父名为江书伟,墓碑上有第二十七世、南溪等字眼,家族内有字辈传承,书字辈,万字辈,添字辈。”

区侨联立即写下回复邮件询问细节“是否还有其他资料信息?在旅居国是否还有与其他宗亲联系?”

根据侨联同志的指引,江健彬很快回复了相关信息。

他补充道:“祖辈在光绪末年便下了南洋,高祖父母将曾祖父带来南洋,在马来西亚没有寻获其他江氏宗亲的信息……”断了的家族血脉与故乡联结,看着先人墓碑上记载的碎片信息,在马来西亚找不到的江氏宗亲,让他的心中始终揣着这份寻根问祖的执念。

看着回复邮件,看着字里行间的迫不及待,永定侨联第一时间启动寻根工作。从哪里开始呢?江健彬提到的南溪,在永定并不存在此地名,只有在湖坑镇有一条名为“南溪”的河流,串联着实佳、南江、南中、新南等6个村庄,统称为南溪片区。为保障工作效率,区侨联立即对接湖

坑镇侨联主席李渊明前往南溪片区实地翻阅江氏族谱,就从江姓最集中的村落开始——实佳村、南江村。

在南江村,湖坑镇侨联主席李渊明与南江村党支部书记江道明及宗族长辈们一起,搬出族谱,认真翻阅,一本一本、一页一页,逐行核对,核查世系,比对姓名。

海外华侨华人牵挂故土,家乡的亲人也一挂念着他们,江健彬在南江村水尾楼的宗亲江书藩在核对到《永定江氏宗谱高头八百八郎南山房分谱》第267页最后一列时,一个书伟的名字跃然纸上。是他吗?下一页还有继续记载吗?95岁的江书藩颤抖而缓慢地翻开下一页,立即激动地说:“是这个,你看,二十七代书伟,下

一代万隆,居住在马来西亚,就是这一个。好多年了,终于来联系了。”

线索核对一致后,工作人员怀着激动的心情给江健彬写下报喜邮件,详细地告知他寻根的全部经过、梳理他的祖辈家族世系、告知他曾祖父辈宗亲的联系方式,还特意将族谱中与他曾祖父江书伟相关的页面拍摄下来,清晰地附在邮件里,让他能第一时间亲眼看到期盼已久的家族印记。

邮件发送后一个小时,电脑屏幕上便弹出了江健彬的回复,短短几行字,满是抑制不住的激动与欣喜:“我已确认自己为福建永定江氏后裔,承蒙您们热心协助与快速跟进,让我在极短时间内成功确认了自身家族的来源与世系,属

百七郎系八百八部分支(金丰祖派)……这对我而言意义非凡,衷心感谢贵会的帮助与付出!”

江健彬说,因父亲已辞世,他筹划今年6月中旬携母亲一同返乡。他希望到时能与宗亲相见,将信息补录入江氏族谱之中。

(江静)



# 福地风物

# 漳州八宝印泥:永不褪色的中国红

在电子签名盛行的时代,漳州人却坚守着一项传承300余年的非遗技艺。八宝泥,千锤百炼,终成“文房第五宝”——漳州八宝印泥。

八宝印泥始于清康熙年间,取朱

砂、珍珠、金箔、麝香等八味珍材,经千锤百炼,调和成泥。朱砂红艳千年不褪,金箔暗藏流光,蓖麻油让印泥冬不硬、夏不渗,30多道工序,制作周期长达40天,方成“细如胭脂,润若凝脂”的极品。

这方小小的朱红,来头却不小。乾隆御赐名号,孙中山题词“品重珍珠”,它被当作国礼赠予外国政要,曾在巴拿马博览会上捧回金奖。这方朱红,既铃印过故宫珍藏的书画,也见证过闽南

人家的婚书地契,它不只是文房雅物,更是流淌在漳州血脉里的文化基因。

下一个百年,这份“中国红”的故事,仍将继续书写。(毛俊凯、漳州市八宝印泥有限公司/图)

